



Ximeng
林川悬疑档案

之梦

韩兮◎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川悬疑档案之戏梦/韩兮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219-05871-8

I. 林… II. 韩…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 072429 号

监 制 江 淳 彭 庆 国

策 划 李 洁

责任编辑 聂晓珂 马妮璐

林川悬疑档案之戏梦

LINCHUAN XUANYI DANG' AN ZHI XIMENG

作 者 韩 兮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99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5871-8/I · 995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林川悬疑档案
之
戏梦 XJ Meng
目录

摇摇

引子 / 1

油脂从男人肥肥的肚皮上渗了出来，皮肉绽开，在红色的鞋跟下宛如开了一朵肉色的小花，粉嫩的，继而变得鲜红。

血，从男人的肚皮上渗了出来，在鞋跟的下面，缓缓地顺着肚皮向四周流下，流到了两侧、下腹还有胸口处。

第一章 / 6

也许林川根本没有注意到，随着自己的走动，随着自己对尸体上某些部位的判断，他那种紧张的情绪早已荡然无存。相反，阵阵的兴奋却从心底升起来。他仿佛看到了案发时的一切，那种血腥惊艳的场景，在强烈的白炽灯下，有种火热的感觉，且充满了原始的冲动。



第二章 / 24

脚步声，房东怎么可能走出这样的脚步声？

脚步声清脆地回响着，这分明是只有高跟鞋在空荡的走廊中才能踏出的声音，而那个看起来十分龌龊的房东脚下总是趿着一双脏兮兮的拖鞋。

第三章 / 41

尹陆愣了一下，仿佛一下子想了起来：“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红鞋，我见过她三次，都穿着红鞋。不，是靴子，到膝盖的那种，很特别，保证能够让人记住。”

第四章 / 60

那显示器还是黑屏状态，却黑得极为深邃，黑得极有内容，黑得如人的眼睛一般。

眼睛，的确，显示器中有一双眼睛，黑色美丽的瞳孔中映出了林川转身时那惊愕恐惧的表情。

第五章 / 83

死者一身衣服十分整齐，头上戴顶太阳帽，坐在那里就好像睡着了一样。现场没有一丝血迹。

但当警察们看到帽檐下死者的脸庞时，许多人都是大吃一惊，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死者竟然是名导演吴小天。

第六章 / 99

在这个瞬间，林川的心跳得十分厉害，他必须在这简短的时间中做出判断，自首还是独自一个人去寻找那个神秘的女人以洗清自己的罪名。

第七章 / 121

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个神秘的女人难道就是萧雪？难道她一直在指引着自己，难道她犯下了所有的罪行？但她为什么会发出软语般的惨叫？显得那么无助、凄凉、可怕。

第八章 / 130

在吴小天的死亡现场发现了林川的指纹，这令本来就已经怀疑自己判断的苏琼更加不信任自己了。为什么林川的指纹会出现在吴小天的死亡现场呢？难道正如老范他们所判断的，林川的确是凶手？

第九章 / 141

于是，呈现在苏琼面前的是一张恐怖的脸，通红的肤色，无神、混浊而些许灰白的眼球，还有僵硬的身体。



摇摇

摇摇

第十章 / 155

林川竟然会自首？老范等人想都不敢想，难道他不是被苏琼抓来的？

第十一章 / 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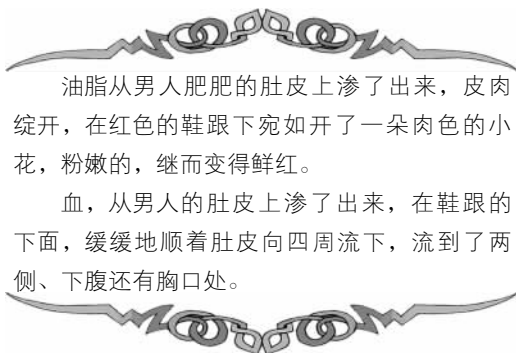
但林川抬起头来，他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轻声说道：“你错了，萧雪的确死了，你手中这张画上的人不是萧雪。”

第十二章 / 195

“记忆是慢慢被唤醒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而不是别人告诉你的。”

尾声 / 206

但林川还是什么都没有做，他在装醉。从他假意卧在沙发上的那一刻开始，林川就将自己与萧雪之间最宝贵的那段记忆彻底丢掉了。



油脂从男人肥肥的肚皮上渗了出来，皮肉绽开，在红色的鞋跟下宛如开了一朵肉色的小花，粉嫩的，继而变得鲜红。

血，从男人的肚皮上渗了出来，在鞋跟的下面，缓缓地顺着肚皮向四周流下，流到了两侧、下腹还有胸口处。



摇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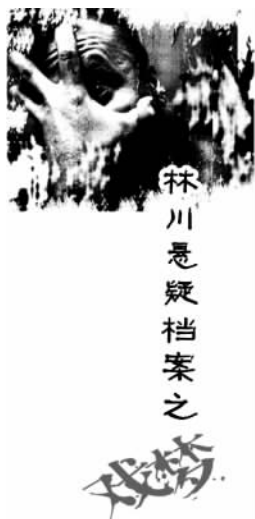


引子

夜，无月，无星也无云。

没有风，枯枝在寒冬中瑟瑟发抖。远山处，野泉幽嚎，空荡荡的声音尖厉地刺进了这个总是不太平静的北方小城——隍都。即便是晴朗的夜晚，似乎也无法改变这寂静中所透出的那种恐怖的氛围。但隍都真的有晴朗的夜晚吗？

许多人都不太喜欢隍都这个城市，因为它让人捉摸不定，因为它混乱不堪，好像冥冥中有股邪恶的力量主宰着这里。白天，这里的天空是阴霾的，夜晚，几乎看不到星星，偶尔月



亮能从乌云背后冒出一个头来，但散发出的光芒，不但幽冷，而且有的时候透着一种惨白，令人毛骨悚然。

其实，隍都四周环山，内地里湿气很重，所以白天总是雾蒙蒙的，让人看不见晴朗的一片蓝天。而到了夜里，雾散了，天空中却浮着大量的水汽，仿佛将这个城市罩了起来一般，透过水汽的月光经过折射则给人一种幽冷的感觉。

关于隍都的传说有许多版本，但最能让人接受的便是说这里曾经是许多罪犯被放逐的地方，由于四面高山险峻，所以犯人们一般很难逃跑。

但后来由于战乱，经年无人看管，曾经的监狱也就变成了一个无人管的地带，罪犯与狱卒们交上了朋友，他们努力地生存了下来。再后来，所有战乱都已远去，这个地方终于再一次被重视了起来，但敢于来到这里执政的官员却少之又少，所以隍都虽然有一些司法机关，但犯罪率却是居高不下。

更重要的是由于这里与外界的交通十分不便利，反倒成了一些罪犯逃生的地方。他们来到这里，有些人默默地死去，有些人则借助着隍都的混乱而声名显赫，他们喜欢这里，他们爱这里。同时，由于他们的到来，隍都才没有闭塞下去，凡是外界有的东西这里几乎都有，各行各业，各种事物，甚至外界没有的东西在这里也能够很好地存在下去。

隍都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地方，它发展起来了，有些人爱它，认为它是天堂，有些人恨它，认为它是地狱，但无论怎么说，在隍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也有着讲不尽的人物。

没有人喜欢隍都的夜，尤其是冬夜。前几天刚下过雪，地面上还积着薄薄的一层，无光，惨白色的，如霜一样，显出一种肃杀的妖气来。

夜的黑暗像一把匕首一样透过一扇脆弱的玻璃窗刺进了一幢充满红晕的别墅中。

与外面的寒冷不同，这幢别墅被温暖所笼罩，充满了暧昧的氛围。

客厅很大，摆设也显得极为奢华，许多琉璃制品在一盏红色大吊灯的照射下映出了五颜六色的幻象来，显得那么的不真实。

地毯是猩红色的，一件黑色的女士风衣被很随意地摊在地上，然后是一条黑色裙裤，同样是被很随意地扔在了楼梯口处。

楼梯直通二楼，栏杆很细，铁制的，虽然被吊灯的灯光镀上暗红色，但仍然掩饰不住它本身所固有的冰冷。

台阶上同样铺着猩红的地毯，女人的内衣裤横在上面，令人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仿佛一个极度香艳的故事正在二楼上演着。

呻吟声，这是这间别墅中唯一的声音，不大，但显得极为痛苦，仿佛在挣扎着，也仿佛是快感的释放，从喉咙的深处，甚至从腹腔之中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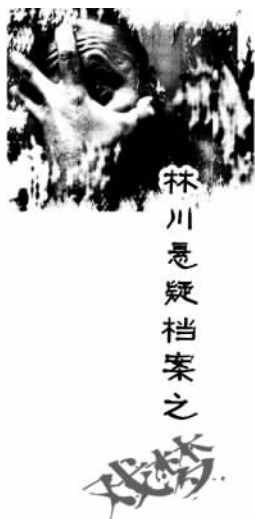
正对楼梯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穆赫兰道》的电影海报，黑漆漆的背景中比佛利山上的“HOLLY WOOD”这几个霓虹大字已经变成了“MULH LLAND DR.”。

海报左边是洗手间，一面一人高的镜子被镶嵌在门上，椭圆形的。右边则是通向房间的过道，两侧各有两扇房门，紧锁着，只有黑暗从门缝的边缘透了出来，与整幢房子的红晕显得极为不符，仿佛是一把裁纸的刀子在过道的地上深深地划出了一条界线一般。

过道上的灯并没有开，借着厅堂里那盏红色吊灯洒过来的余光，虽然有些黑暗，但模糊中还是能够分辨出各种摆设。

在过道深处，洗手间镜子门的正对面也有一扇门，虚掩着，露出一条缝隙，惨白的灯光透过这条缝隙直直地砍在过道地面上，那猩红





色的地毯与墙壁斜斜地被分成了两半。

呻吟声便是从这间屋子里传出来的。

没有人会再以为这呻吟声是幸福的，因为在这扇虚掩的门后，卧室内正在上演着绝望与恐怖。

正对着门的是一张大床，粉红色的床褥与猩红色的地毯相得益彰。

一个四十多岁秃顶的男人呈大字形地被捆绑在床上，他的双手双脚都各被一根细细的浸过水的皮绳系在了床帮的栏杆上。

男人赤身裸体，嘴里塞着一块布，浑身上下被天花板上那盏五百瓦的白炽灯照得通红，眼睛也无法完全睁开，但从眼缝中透出的那种恐惧与兴奋还是令人吃惊。

强烈的白炽灯仿佛是一个正在燃烧的太阳，将所有热量都残忍地投射了下来，照在这个男人的身上，照在捆绑着他手脚的皮绳之上。

浸过水的皮绳经过高温的炙烤慢慢地收缩着，在男人的手腕儿及脚腕儿上慢慢地勒进了皮肉之中，由于男人的扭动，勒痕处都破皮了，鲜血顺着他的四肢已经流到了粉红色的被褥上。

男人痛苦地挣扎着，但让人说不清他是想摆脱这种困境还是在享受这样的痛虐所带来的快感。

这时，男人的脸终于被一片阴影遮住。

女人的长发仿佛柳枝一样带给了男人片刻的阴凉，男人也趁此机会睁开了双眼，但眼中的恐惧在这个瞬间变得更加强烈了，他更加拼命扭动着身体，塞着布的嘴巴发出呜呜的声音，似乎想要做最后的挣扎，但这一切显然都是徒劳的。

一双女人的脚轻轻地柔柔地踏上了这张大床，脚踝并不秀美，甚至有些粗糙，但偏偏穿着一双鲜红色的高跟鞋，细细的鞋跟有三寸来长。

女人抬起了一条腿，轻轻地踩到了男人的肚皮上。

男人睁大了眼睛，尽自己所能地抬起了头，向着自己的肚皮看去，原本雪白的肚皮经过白炽灯的烘烤已经变得通红、脆弱。

女人的脚则慢慢地向下压着，男人顿时感到了巨大的难以忍受的疼痛。

油脂从男人肥肥的肚皮上渗了出来，皮肉绽开，在红色的鞋跟下宛如开了一朵肉色的小花，粉嫩的，继而变得鲜红。

血，从男人的肚皮上渗了出来，在鞋跟的下面，缓缓地顺着肚皮向四周流下，流到了两侧、下腹还有胸口处。

男人扭动得更加剧烈了，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虐杀在缓慢地实施着，惨白的房屋内，粉红色的床褥渐渐地变成了暗红色，与猩红色的地毯更加贴切地吻合着。





林川悬疑档案之

戏院

也许林川根本没有注意到，随着自己的走动，随着自己对尸体上某些部位的判断，他那种紧张的情绪早已荡然无存。相反，阵阵的兴奋却从心底升起来。他仿佛看到了案发时的一切，那种血腥惊艳的场景，在强烈的白炽灯下，有种火热的感觉，且充满了原始的冲动。

摇摇

第一章

林川面对着电脑，闪烁的屏幕上只有一行字：1. 别墅，夜，内。

已经三天了，每一天林川都是面对这一行字，他实在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还没有崩溃。

接这个活儿，林川也是迫不得已的，他并不喜欢那个叫尹陆的制片人。

尹陆是通过一个朋友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今年夏天，街头的大排档中，尹陆递过来一张名片，灵雪影视公司制片人。

林川看了一眼，并没有放在心上，他从来

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影视公司。以林川的判断，尹陆基本是属于那种到处叫嚣着拍片，然后去骗钱，行话叫“扎钱”的人。一旦扎到钱，他就会拍一个破烂片来糊弄投资人，而大部分资金却都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当然扎不到钱的时候便到处骗吃骗喝，得过且过。这种人是林川最瞧不起的。

说也奇怪，也许隍都这个地方深藏不露的有钱人真的很多，所以便会有许多这样的骗子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影视业在这里也就发展了起来，林川依稀还记得自己当初也是满怀信心闯进了隍都。那是哪一年呢？林川都懒得再去想了，他只知道隍都人绝不好骗，他们的聪明是外面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其实，林川对尹陆的判断并没有任何根据，他只是不太喜欢这个人，在林川的感觉中，一个主动找你，然后到处乱发名片的人即便不是骗子，也肯定是一个混子。尤其在大排档这种最平民化的酒局中，乱发名片显然很不合时宜。

但这一次，林川却不得不依靠尹陆，因为他已经交不起房租了。

林川是一名枪手。

在影视圈中，枪手就是没有署名权的编剧。一位名编剧接到一个活儿，然后找几个就像林川这样的枪手来写，写完之后，名编剧拿去略作整理，然后就署上自己的名字交给制片人。

在隍都这个影视业刚刚起步的地方，枪手们的数量也是逐年增多的，许多人都想在这里寻找机会，但事实上有机会的人并不多，枪手的行业竞争也很激烈，太有想法或太有个性的人根本不适合做这一行，而林川恰恰是这样的一种人，所以许多本来能够到手的活儿都莫名其妙地丢了。自然的，林川也就没有钱，他只能住在地下室中，而且经常要忍受着房东的冷嘲热讽。

正在林川交不起房租的时候，尹陆找到了他，这是林川始料未及的事情。



据尹陆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投资商。这位成功人士想把自己当初创业时的艰辛拍成电视剧，恰好便遇到了尹陆。

林川终于明白为什么仅见过几次面也没有什么深交的尹陆会找到自己。

那位成功人士肯定是自恋狂，隍都里的自恋狂一直很多，这种人，剧本写出来后，他肯定要亲自过目，然后提出几乎可以积成文献的意见来，根本无视剧本的写作要求，但作为编剧只能根据这些莫名其妙的意见把自己辛辛苦苦写的剧本重新修改。

这种修改便是无止境的了，任何编剧都无法忍受，改个八九遍稿子几乎成了行规，也许这就是尹陆找到自己的原因，若在往日，林川肯定会一口拒绝，但现在不行了，房租就像一把刀子一样顶在他的胸口，他不得不接受。

尹陆先付了10%的剧本预付款，林川的房租终于交上了，但随即而来的只能是面对着电脑发呆。他有些后悔接了这么一个活儿。

其实，林川完全可以搬离这个地下室。不搬离仅仅因为它位于隍都的市中心吗？对于根本不用坐班的林川来说，市区与郊区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何况隍都这个城市也不是很大，花同样的钱，在郊区也许会有更好的房子可住。

那到底为了什么呢？林川时常问自己，为什么不愿意离开，这个地下室到底有什么值得留恋呢？

为了这个问题，林川想了很久，但他始终想不明白。

林川甚至根本记不得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住进这间地下室的。

在他的记忆中，这间地下室与隍都这座城市是同等重要，甚至比隍都还要重要。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林川，令他欲罢不能，但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只是隐隐地觉得，这间地下室里藏着一个只有他才能解开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决定了他的选择，解答了他为什么会对这里如此迷恋。

林川抬起头来，把已经完全呆滞的目光从那个只有一行字的电脑屏幕上移开，开始环顾四周。

其实林川对这间普普通通的地下室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但每一次重新审视，林川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这里记载着他的整个人生。此时，他已经不是这间屋子的房客，更像是这间屋子里的一部分，一块砖甚至只是一块墙皮。

七八平方米大的房间，因为长年无法得到充足的阳光，所以墙皮都呈现出暗灰色，房门对面的墙壁上在一人多高的地方开了一排透气窗，并不宽大而且都嵌着铁栏杆，这是唯一能够流通空气的地方。

窗子朝向西面，所以每天傍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让阳光射进来，这是极度宝贵的时间，虽然那时的夕阳依旧被迷雾遮挡，几乎跟没有一个样，但这也是林川最为珍惜的时间。

每到这个时候，林川总会躺在床上，那斜斜的光线从外面透进来，正好照在他的脸上，有种舒坦的感觉。林川此时是绝不会闭上眼睛的，他要慢慢地享受这份安逸，更重要的是透过那排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

值得庆幸的是，外面的世界一片空旷，窗前没有任何建筑物的阻挡，可以看到一抹阴霾的天空，压得很低，有种窒息感，却让林川感到不是那么孤独，所以他喜欢这种感觉。

其实，能令林川排遣这种孤独感的还有不时从窗口经过的那些美丽的小腿。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每一双小腿都不同，纤细的、粗壮的，将淡淡的光线绞碎以期引起他的注意，总能令林川莫名其妙地想要猜测一下小腿主人人们的容颜。

但令林川最难忘怀的还是那一个个夜晚，每当他在电脑前坐累了，便躺在床上透过那排窗户看着外面的夜空，心中顿时会升起些许的宁静。

虽然隍都的夜空并不美丽，甚至只存在着两种颜色——黑色与白色，黑色的天幕与黑色的云显现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安逸，白色是月



光，虽然有些过分地惨烈，但它的遥远与神秘依旧存在，在黑色的天幕中同样孤独，就如同林川现在的境遇一般。偶尔地能看见一弯月牙，林川固执地认为那是一颗巨大的星星，能够传递出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

林川也许永远忘不了那个夏夜里的一幕，半高的窗户仿佛就是电影的屏幕，遥远的月牙却异常明亮，当它的光辉投照在林川脸上的时候，一双修长的小腿却突然出现在这个屏幕中，月色从小腿间透过来，将那种神秘的感觉更肆无忌惮地彰显了出来。

这是一幅绝美的构图，是可以令人浮想联翩的美景，但林川却突然间感到一丝恐惧，因为那对小腿在这宁静的夜色中突然变得极为苍白，刻骨的白色，既而变得惨烈，似乎与隍都的月色融到了一起，一种不安宁在这个瞬间奇袭了林川的每一寸神经。他的眼睛顿时失去了对色彩的辨别能力，耳朵在这个瞬间却被巨响撞击着。

敲门声，并不嘈杂却每一下都实实在在的，仿佛在撞击着每一个脆弱的心灵，在这个沉寂的夜里。

林川猛然间从睡梦中惊醒，床头的电脑屏保在闪，一个个抽象的极具哥特式画风的图片令林川立即清醒了过来，他意识到了有人在敲门。

隍都的夜向来是恐怖的，在这么一个冬夜中谁会敲自己的门呢？林川的心中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任何人在深夜中听到这种摄人心魄的敲门声都会有如此感受的，林川自然也不例外。

昏暗的管灯在啾啾作响，林川从床上蓦地坐直了身子。

夜色无法宁静。

黑色的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奔跑在通向郊外的马路上。

这条马路白天里十分拥挤，但到了夜晚便显得是那么的冷清，两边高亮刺眼的街灯更能给人们造成一种冷漠感。尤其在这个深冬的夜

晚。

道路两旁深邃的树林中隐隐地还能看见积雪，薄薄的一层铺在地面上，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清冷，令人只想着躲回自己的被窝中，哪怕只是一小会儿都是再好不过的享受。

林川坐在轿车的后排，身旁是那个三四十岁长着一张刀条脸的探员，他的一双三角眼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林川，这种被监视的感觉令林川感到十分委屈。他显得是那么的无助。

房东的敲门声把林川从睡梦中惊醒，他虽然有些顾虑但还是打开了门，但就在开门的一瞬间，林川后悔了。和房东一起站在门口的有两个人，都穿着深色的大衣，其中一个便是那个刀条脸，仅凭着那双眼睛就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在他的旁边站着一个与林川岁数相仿的年轻人，个子不高，一张圆脸，大大的眼睛，看起来十分和善。但深夜中突然出现这么两个人，又是两个看上去截然不同的人，这多少令人感到一丝诡异。

房东站在这两个人身后，正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林川。林川很不喜欢自己的房东，因为他整天只做两件事，一是催租，二是用一双色眯眯的眼睛盯着地下室中来来往往的女房客们，显得极度猥琐。

刀条脸回过头去对房东说：“这里没你的事了，你走吧，但记住，今天的事不许对任何人讲。”他的声音很阴冷，如果有人说这是鬼在说话恐怕也会有人相信的。

房东只好唯唯诺诺地应承着，沿着低矮的走廊慢慢地退去，但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似乎还有一丝不舍的意思，这是一个好事的人。

看着房东走远了，那个圆脸的年轻人才笑咪咪地对林川说：“你叫林川？”

林川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在这个凌晨，突然有两个大汉出现在自家门前，林川多少有些害怕，但他实在想不出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